

陈曼冬：在缝隙里开出花

■ 华东周刊 李 洁 / 文 朱旭洁 / 摄



● 陈曼冬著：《我是陈桂花》

“在杭州这座城市，桂花开了这件事情是可以上新闻的‘大事’。大约是桂花开了才代表秋天真的来了吧。”陈曼冬在散文《桂花》中这样写道。在她看来，仲秋时节，桂花悄然开放，这座城就像浸泡在蜜罐子里一样，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。

对于桂花，陈曼冬有特别的偏爱。桂花是杭州的市花，也是作家陈曼冬的笔名，甚至朋友们都喊她陈桂花。今年，桂花飘香的时候，陈曼冬的新书《我是陈桂花》出版了。

《我是陈桂花》是一本散文集，收录了陈曼冬近两三年写的文字。她称这本书为“缝隙里开出的花”——这些文字大多数都是在时间的碎片和生活的缝隙里完成的。在书里，她写到了咸鸭蛋、杨梅、折耳根、粽子、桂花……记录了思念、往事、青春、人生。

陈曼冬出身于书香之家，自小生活在杭州，从小热爱写作。她曾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，在那里读完了大学，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。后来为了父母，她回到了家乡杭州，从此定居下来。很多的童年记忆，家族往事，也记录在了《我是陈桂花》中。

她说，在生活的缝隙里，在工作的缝隙里，在时间的缝隙里，热爱文学的种子不断地生长，然后开出了花。想来，《我是陈桂花》就是其中绚丽的一朵。

正如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专委会主任、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昌建所言，“读着《我是陈桂花》，喝着桂花酒，然后读几篇书中的文字，这个秋天和这本散文，那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

写作与桂花如何塑造着我们的生活？以下是杭商传媒对陈曼冬的专访。同时，一起来品读陈曼冬的作品《桂花》。

华东周刊：你的很多身份都与写作有关。你是什么时候爱上写作，如何爱上写作的？

陈曼冬：小学一年级，我在《小朋友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，得了第一个写作的全国性奖项。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偶然还是必然，总之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开始被老师和家长朝着“这个孩子写作文挺好的”方向去培养。以至于学生时代同学的父母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“这是班级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孩子。”而我也顺水推舟，以为自己真的长大了可以当作家。那些年里经常会有一些类似于《我的理想》这样的命题作文，作文里我的理想一定是成为一名作家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写，似乎就不对。

第一次让我真正思考我是否真的热爱写作这件事是小学五年级。虽然那时候写的仅仅是作文。少年的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作文上——第一次独立过马路、第一次撒谎、打扫班级卫生被安排在不喜欢的岗位……一切皆可写。

我不停地写，日记本攒成了高高的一叠。而与此同时我的数学成绩直线下降，大约是我把用来做题的时间也给了作文。于是我的父亲发火了，他说不要写作文了，把数学成绩补上去再说。

究竟那次之后有没有停止写，我不记得

了。只记得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我的数学成绩都不太好。而也是那次，我第一次发现我不能不写——因为日子那样丰满而有趣，我必须把他们记录下来。

中学时代语文课的作业里有一项是周记，一周写一篇作文。通常来说周一交上去，大约到周三、周四本子发还，接着写新一周的周记。可是我每次都等不及，去问老师，本子怎么还不发下来呀，我想写作文了。再后来我是那个唯一有两本作文本的人。

第二次让我思考写作这件事，是中学时代的一次考试。那次的作文题是《我的路》。大约是自己过于自信，我几乎没有审题和打腹稿，洋洋洒洒在作文里写了一条虚幻的未来之路。几天后卷子发下来我傻眼了，满分 40 分的作文我只得了 16 分。少年气盛，我拎着卷子推开了语文教研组办公室的门，我问，为什么。

也就是这一次，老师第一次同我探讨起文学创作与应试作文的异同。这一次的交流对于一名少年是多么的重要，大约是人生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开始思考关于“写作”这件事。如果说之前只是凭着热爱和强烈的表达愿望随心所欲地书写，那么这一次让我开始意识到“生活表达”与“写作表达”的异同。

很多年之后，今年夏天我与当年的那位老师聊起了这桩往事，老师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，但他依旧是欣慰的。



● 陈曼冬著：《惠民济世》

华东周刊：写作这么多年，你始终笔耕不辍，先后出版了《见证：使命与方向》《中国城市文化消费报告：上海卷》《遍看繁花》《杭州工人运动历史》《惠民济世》等书籍。写作对你来说为何如此重要？

陈曼冬：现在，我的职业是一名文学工作组织者和服者，对于我来讲，写作是必须的。因为我无比地热爱作家这个群体。他们永远天真，永远善良，永远热泪盈眶。他们用思考和文字与这个世界交换着彼此的看法。他们之间是有一种特殊的沟通介质的，这种介质就是写作。我以为唯有写，才是到达写的唯一途径。唯有写，才是与写作者沟通的语言。

我始终觉得热爱文学的人是幸运的。写，是因为有话要说，文字就是一道出口和一种释放。同时文学对于我，又是可控的，有安全感的。文学本身指向着真理，有纯粹的美感，文学里的道德是可感知的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有时候文学比生活更美好。

华东周刊：桂花既是芳香扑鼻的季节馈赠，也是一种温馨而甜蜜的隐喻。朋友们都称呼你“桂花”，陈桂花也是你的笔名，甚至你的微信名也是桂花。“桂花”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？

陈曼冬：被唤做桂花，其实是源于旧同事。当时我在北京工作，是一名大学教师。某一年的秋天和北京的同事一起出差杭州。在微雨的黄昏，路上突然间闻见桂花香的。那香味儿，起初若有似无，羞羞怯怯的。忽然一阵风来，吸进鼻子的，是大把大把的香甜。我于是说，呀，桂花开了。那熟悉的香甜味，率

真，浓烈，让人欢喜。

我抬头找，眼前恍恍惚惚的，有一树花开，细细碎碎的，是一树丹桂，花香雾般缥缈。仿佛只需一棵树，就染香了一整个江南。北方来的同事没有闻过这样的香味儿，兴奋极了。她说第一次知道桂花，是毛主席写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：“问讯吴刚何所有，吴刚捧出桂花酒。”她学到这首词的时候，老师只是讲桂花酒是一种用桂花酿造的美酒，但桂花树什么样子的，估计连北方的老师也没有见过。

忽然她扭头看我，看得我发毛。我问怎么了。她兴奋地指着我说，“就是你呀，香香、甜甜、糯糯；时而飘渺，时而浓烈。就是你啊，桂花！”

后来回到杭州。注册微信名的时候用了桂花二字。杭州到底是桂花的故乡，周围的小伙伴儿老伙伴儿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唤我做“桂花”，这在北方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他们叫我桂花，我便应着。这一应，便应了 6 个年头。在杭州几乎所有人都爱叫我桂花，我想是这城里的人，真的是爱着这小小的花儿吧。

华东周刊：最近你的新书《我是陈桂花》出版了。书中，你将细碎过往与缤纷现实灵敏打通，将自然抒写与独特体验无间结合，字里行间不时跃动着智慧、热情、温暖、善良、情趣。你为什么说这本书是“缝隙里开出的花”？

陈曼冬：《我是陈桂花》是一本散文集，收录了近两三年里写的一些文字。这些文字大多数都是在时间的碎片和生活的缝隙里完成的，事实上书里很多内容，描绘的也是这样的缝隙。

我所说的缝隙，更多的是一种时空交



※ 人物名片

陈曼冬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，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。出版书籍：《见证：使命与方向》《中国城市文化消费报告：上海卷》《遍看繁花》《杭州工人运动历史》《惠民济世》等。

间。比方说在家、在上下班的路上、在旅途中、甚至在排队等待时……在任何内心和思维存在的地方。我理解的这个缝隙是对于理想生活的追逐，亦是享受当下的世界。比如泡一瓶梅子酒享受时间的馈赠；比如看老照片想象那遥远的过去；比如读诗；比如看电影；比如看小猫眯体会它追逐自己的尾巴的欢乐……我用这样的缝隙，抵御繁忙、琐碎甚至有些糟糕的日常。

在这个越来越卷的时代，我经常会思考，工作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。虽然很多不了解作协工作的人以为我的日常就是看书与写作——且不论如果日常就是看书写作，那么也许看书写作就没有这样美好。我始终认为如果能从工作中获得力量和快乐，并从中得到满足感，应该是理想状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我是幸运的，虽然我们都一样的忙碌、琐碎以及有各种各样的求而不得。

可以这样理解“缝隙里开出的花”：在生活的缝隙里，在工作的缝隙里，在时间的缝隙里，心里的那颗从少年时代就萌发的热爱文学的种子不断地生长，然后开出了花。

桂花

陈曼冬

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中来。广寒香一点，吹得满山开。”

在杭州这座城市，桂花开了这件事情是可以上新闻的“大事”。大约是桂花开了才代表秋天真的来了吧。仲秋时节，桂花悄然开放，这座城里就像浸泡在蜜罐子里一样，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。

桂花不以艳丽的色彩取胜，更不以婀娜的身姿迷人。那么精小，那么极致，星星似地点缀于绿叶之间，显得那么自然，安排得那么恰当，简直就是上帝的艺术品。只要路过有桂花树的地方，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味。一般说来桂花分为四种：金桂、银桂、丹桂和四季桂。金桂的花是柠檬黄淡至金黄色的，花色偏黄，香味浓郁；银桂花色偏白色或者淡黄色，花后不结实；丹桂的颜色最深，花色较深，有橙黄、橙红至朱红色，气味却是最淡的；至于四季桂，顾名思义，四季开花，香味倒是不及金桂、银桂以及丹桂这般浓郁。

桂花树上茂盛的，桂花却是小小的。路过桂花树下只闻阵阵花香，但见片片绿叶，却不见花开何处。于是不由得靠近细看，一丛丛小巧玲珑花蕾如少女低眉浅笑，相互呢喃。

桂花虽香，可花期却不长；想要留住这股香气，传统的办法是将其酿成糖桂花。

小区里就有许多的桂花树，高的部分够不着，便采一些近处的桂花。事实上也不用采摘，盛开的桂花多不结实，轻轻一抖枝干，桂花便扑扑簌簌的往下掉。遇有微风吹过，便落在发髻上、脖颈窝里，抹也抹不掉，捋也捋不尽，那股微醺微甜的香气许多天都盈盈于袖，不绝如缕。

▶▶▶ [下转 A3]